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至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胡𤼵

呂氏家塾讀詩記　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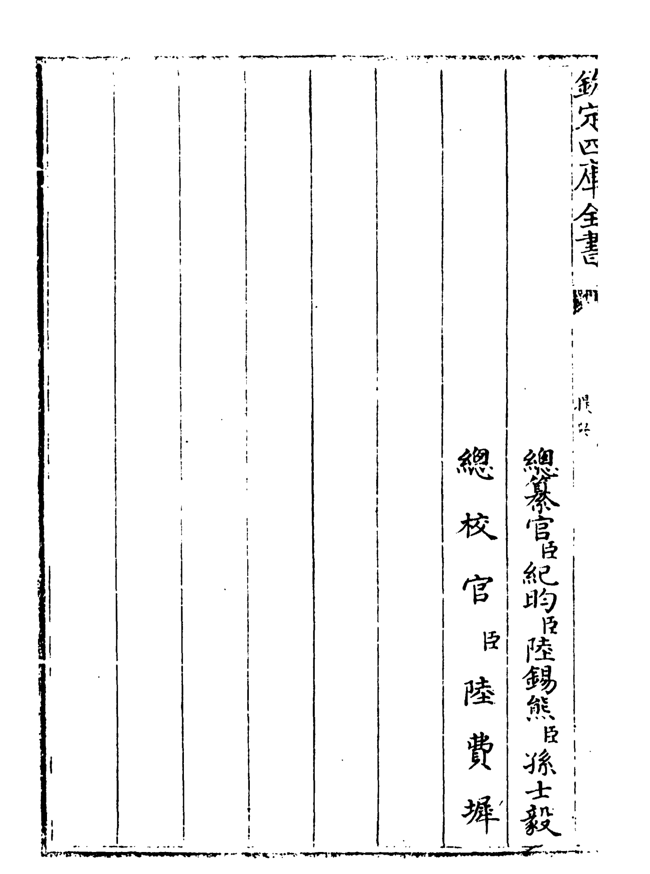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書傳已著録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即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

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絶也陳振孫書録觧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

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為陸釴所重刻釴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豊存叔吕氏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存之與陳氏所説小異亦不言門人為誰然書録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録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釴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呂氏家塾讀詩記原序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孔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眞積之悟緣物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柱史應臺傳公刻于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

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奥義貌哉遐矣齊魯韓毛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吕氏益灼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吕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吕耶朱說記采之吕說傳亦采之二子益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因同以求異是故刻吕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

焉者訛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
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
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為
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隤而似真離聖遠者説雖
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
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
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黄
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

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兹又斯文之遺憾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盖不待講於齊

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

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决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

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為之説因拜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已卯新安朱熹敘

吕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萇

鄭氏康成

孔氏安國

陸氏璣

何氏休

杜氏預

郭氏璞

韋氏昭

韓氏愈

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

横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吕氏

藍田吕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鄭氏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導江鮮于氏

董氏

徐氏

丘氏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 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

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　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啟發其意故曰興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之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亦可以博物　程氏曰多識於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

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 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

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

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

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 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 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

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

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歸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叶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教以役大

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氏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

氏是也　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
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
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
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也敢不拜
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　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太師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以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

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

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為别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泓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

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西戎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矢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如如何為弄如何為引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其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已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存者及亡詩六篇凡三

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歐陽修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義失風遂變矣於

是諸侯擅相侵伐衞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迹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絶衞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衞地者為衞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衞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衞下先王之制苟能

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内亦不能保鄭本畿内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

消亡極矣是以秦日强大天下亦相胥而秦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侈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誇詐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誇詐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絶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

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

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　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　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　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　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删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各為大序

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董氏曰古之為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當賴序文為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上嫁反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　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　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　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頌　孔氏曰四始以風

為首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居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　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

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

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　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　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温其如玉之類是也　朱氏曰比者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　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　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　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　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　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

意者皆興辭也　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興賦者也　朱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　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　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　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　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　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　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為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顔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程子曰頌者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　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

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内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

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别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

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别為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為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

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令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

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挍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

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

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
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
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
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
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
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

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為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
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傳毛
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
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為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
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
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
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

公大毛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

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譌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

之論茍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為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

為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閲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為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宋　呂祖謙　撰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儀禮燕禮有房中

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陝以北則皆為儺嚚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 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

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

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孔氏曰緜言太王遷於周原閟宫言太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里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 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辟狄難自豳始遷焉

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為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

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　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　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歎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

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

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 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鳳反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

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李氏曰自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條下　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

終云爾　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　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説淑女以刺時　餘可

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

孔氏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為鶚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　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　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

諧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别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别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静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　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别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

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　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

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孔氏曰毛詩特言興也為其理静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别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　孔氏曰參差然不齊　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

逕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　鄭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

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姜桂蘇氏曰求得

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　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鍾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詠歎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

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

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歸安不將

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徳也而所以成徳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説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黄鳥摶黍也陸璣疏曰黄鳥幽州人謂之黄鸎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為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徒感反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 張氏曰秋時也 陳氏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 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 孔

氏曰爾雅數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　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纚山買反笄音雞綃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煩撋之用功深撋而專反　釋文曰猶挼莎也　王氏曰去汙曰汙）私燕服也婦人有

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朱睢傳曰薄辭也　鄭氏曰澣謂濯之耳　毛氏曰害何也　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卷，眷勉反）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

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宫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

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音傾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　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　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為茹　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也　朱氏曰據本草即蒼耳

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欹筐也　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　毛氏曰懷思寘置也

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

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説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為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説文作夃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夃人君黄金

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黄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寛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横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黄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

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　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　鄭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　釋文兕作光曰字又作兕觥作觵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七于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鋪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

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朱氏曰極道勤勞嗟歎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

惠意無窮已之辭也　釋文砠作碿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盖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蚪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　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

亦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　毛氏曰履祿綏安也　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恵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　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恵　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庇覆也　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　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蝑也 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毛氏曰詵詵衆多也 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 陳氏曰宜爾

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　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　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

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　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則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争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盖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盖多也

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

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　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

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意葢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扶云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

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罝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彛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　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陟耕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　毛氏曰兔罝兔罟也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　丁丁椓杙聲也孔氏曰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

赳赳武貌干扞也　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　朱氏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

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　釋文罝作苴曰䒬又作兎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　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　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歎美無已之意爾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叅斯唯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人呼為蝦蟆衣　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

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　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都奪反采采芣苢薄言捋之力活反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　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音結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戶結反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　說文曰襭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扱初洽反　朱

氏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

見如此之本不敢輕改爾

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筏音伐

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　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内姆傅之側也　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　歐陽氏曰未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

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為荆　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　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悦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　孔氏曰蔞蔞蒿也江東用羮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睢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　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　爾雅曰汝為濆又曰汝有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為濆也　釋文惄作愵曰本又作惄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　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頳（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　毛氏曰頳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　長樂王氏曰父母指文王也　毛氏曰孔甚邇近也　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

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叙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

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　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　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　釋文趾作

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　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宋 呂祖謙 撰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

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攷之有毛氏已見
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
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
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
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
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
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

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攷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反之

毛氏曰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孔氏曰鳲鳩秸鞠郭璞曰今布穀也 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 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

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鄭氏曰御迎也 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

鵲之強而不淫知歳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静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

鄭氏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供祭祀為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　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大事于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褐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鬄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

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瀆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

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　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馬所以養廉恥也

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　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惙

惙憂也　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共音恭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濵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濵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董氏曰濵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

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 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

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奥西南隅　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奥也

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　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　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　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顔師古曰鬺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

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為二伯後美

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　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緜字　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　陸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翦去伐擊也　鄭氏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民訟　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

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利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　鄭氏曰夙早也　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确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埆者因證於埆核之處确音角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强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强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牆也　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退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孔氏曰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為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

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　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

促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

推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説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　孔氏曰説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　緎縫也　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　鄭氏曰自公退

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孔氏曰左傳曰

伯與之大夫瑕畚亦此之類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振振信厚也　張氏曰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　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事畢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

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主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壯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覩草木蟲鳥

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梅尚在樹者七　鄭氏曰庶衆迨及也　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　歐陽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釋文曰梅韓詩作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　王氏曰不暇吉日之

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塈取也不待備禮也　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　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

耶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

五噣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噣釋文云咮謂之柳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噣肅肅疾貌宵征夜行　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　毛氏曰寔是也　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　孔氏曰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氏曰言物成就係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禪被也（禮記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　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愆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

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汜嫡沱汜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之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分

渚水之歧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　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　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　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説文引詩作洍蓋古為洍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歧成渚　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范氏曰處媵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别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　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别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荆梁二州皆有也

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也　范氏曰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

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叙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 說文曰麕麞也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為麞 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言禮

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　釋文麕作麏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樕心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為柱能音耐)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樕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內則

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厖狗也說文曰厖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　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厖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

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

何彼襛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栘似白楊

肅敬雝和也　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襛

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

王姬之車也　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

姬之盛美鄭氏曰褕王姬顏色之盛美　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

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　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　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

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感應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也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爾雅曰豕生二豵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

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